

出版史研究

東海館藏《楚辭章句》版本新考

郭明芳*

東海館藏《楚辭章句》，舊《錄》著錄「明隆慶五年夫容館仿宋刻本」。該館《書目新編》又比較國圖與故宮兩館所藏著錄為同書者，提出若干疑問，其云：又查「數位典藏聯合目錄」得故宮博物院藏兩種題「隆慶辛未(五年)豫章王氏夫容館刊本」，皆為「行格八行，行十七字，小字夾行」者。卷首前有：楚辭疑字直音、史傳、序騷、辨騷各一則，目錄後有：隆慶辛未歲豫章夫容館宋板重雕。惟板框為「19.8x13 公分」，與國家圖書館及東海館藏之尺寸略異。瀏覽其所附影像，二種為板心下方亦無任何刻工名字，其中一種卷一首行題「楚辭卷之一」，次行題「漢劉向編集」，三行題「王逸章句」，四行題「離騷經章句第一」；一種卷一首行上題「楚辭卷第一」，下題「集註」，次行上題「離騷經第一」，下題「離騷一」；兩者明顯非同一板本。同為「隆慶辛未(五年)豫章王氏夫容館刊本」的《楚辭》，何以有上述三種的差異，而三家典藏者所題皆同，其中應有誤題者，記於此俟考。

而在陳惠美教授另一篇〈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楚辭書目彙編(一)〉一文中，從刻工有無考訂有刻工者為原刻，無刻工者為覆刻。

隆慶夫容館刊本《楚辭章句》，本有著錄，然經此討論，似可再探其版本前後刻問題。

夫容館為明宗室朱多燿室名。陳清慧〈明代藩府刻書輯考〉一文云：

《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》夫容館條：目錄後有草書題記一行曰：「**隆慶辛未歲豫章夫容館宋版重雕**」，前有王世貞序云：「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版《楚辭》善本以梓，而見屬為序。」用晦名朱多燿，甯獻王六世孫，封奉國將軍。

據以上可知，此本為朱多燿得宋版《楚辭》重鑄梓行。此所稱宋版乃據宋熙寧辛亥夔州官舍鏤板本而來。陳氏附於明藩府刻書之列，此似有疑問，故筆者將此列為宗室刻本，而非藩府刻本。朱多燿為寧獻藩朱權六世孫，弋陽僖順王朱觀錄的曾孫。寧獻王至第五世朱宸豪因反叛(宸濠之亂)而國除。故非可稱藩府刻本，或命之宗室刻本。

臺北國圖、故宮等館有藏。國圖所藏有四部，頗不合理。此書非坊刻本，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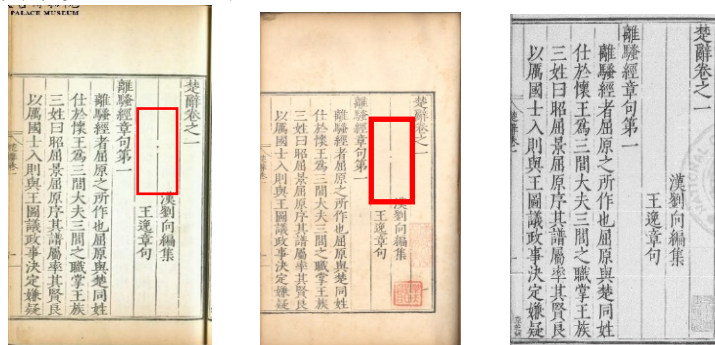
當年印數本不多，流傳至今者且單藏一館者不應如此多部。再檢臺北故宮所藏者僅一部而已，國圖所著錄者似有問題。

檢故宮所藏代管平館圖書者，著錄時間「隆慶五年豫章王氏夫容館刊本」，六冊，前有王世貞序，次「楚辭疑字直音、史傳、序騷、辨騷各一則，目錄後有隆慶辛未歲豫章夫容館宋板重雕牌記」，惟卷一版心下方無刻工章芝著錄。此本避宋諱。又此所謂「豫章王氏」應非指豫章姓王者所刊，蓋前人著錄以前有王世貞序而致誤。此為避免混曉，應改豫章王孫朱多燿夫容館刻本。

再檢國圖所藏，著錄與故宮所藏者同，六冊，前無王世貞序，首為目錄、目錄後無刊行牌記，次史傳、次序騷、次辨騷、次疑字直音補（次序與故宮本不同）。卷一葉一下有「章芝刻」字，又此本卷一末有「姑蘇/錢世傑寫、章芝刻」。

國圖藏本有刻工名者應非夫容館原刻。夫容館為朱多燿所有，章芝者，何人也？據卷末所著知為蘇州人。葉德輝《郇園讀書志》明隆慶夫容館刊本條曰：「據繆《記》云：『卷一卷末有姑蘇錢世傑寫、章芝刻雙行。』此本無之，蓋繆所見乃萬曆翻刻之本。」（頁 235）葉氏所言有刻工者為萬曆翻刻本。再查冀叔英〈談談古籍版刻中的刻工問題〉（《文物》1959 年 3 期）列有蘇州無錫地區刻工章芝，其所根據為《楚辭章句》，此應與國圖本同，或可知此本應是蘇州地區所刻。又瞿勉良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（蘇州大學版，頁 817）所記亦同。國圖本應萬曆間蘇州刊本，非隆慶豫章刻本。

國圖本於「沅」、「貞」諸字無避宋諱，與葉郇園所談「隆慶本缺筆，翻宋本或未缺筆耳」者，其中之翻宋本同。翻宋本無避宋諱是可確定，其所翻或為與隆慶朱氏本同源，或為翻朱氏本。由此，國圖藏本或非隆慶原版，故宮所藏則為真朱多燿夫容館所刻。



自左而右依次為故宮、東海與國圖藏本書影

第三，東海藏本，八冊，卷前序跋依次為：「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、漢班固序、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辨騷、楚辭疑字直音補、楚辭目錄。」據該館

著錄，卷末似無「隆慶辛未歲豫章夫容館宋板重雕」牌記¹。

以上三種，東海本與國圖本斷版處同，但國圖與東海本皆無王序，情形相似，所差在刻工之著錄。

其次就以上三種細查之，有刻工與無刻工者似為不同版。陳惠美認為無刻工者應為覆刻，然筆者認為似嫌粗率。故宮、東海兩本皆無刻工，為同版無誤，然卷前序次有異、王序有無，加上東海本未有牌記，亦應是考慮因素。

葉德輝《郇志》隆慶夫容館刊本條約略勾勒是本流傳情形，云：

據繆《記》云：「卷一卷末有『姑蘇錢世傑寫、章芝刻』雙行。」此本無之，蓋繆所見乃萬曆翻刻之本。萬曆丙子凌迪之刻張之象《楚騷綺語》亦半葉八行、行十七字，版式與此同。其版心有「錢世傑寫、王伯才刻」等小字，可取證也。後又有朱燮元本，即重刻此本，惟版式字體微較長大。

葉德輝認為有刻工者為萬曆刻本，無者為夫容館原刊。

又葉德輝《郇志》萬曆朱燮元刻本條，云：

日本森立之《經籍訪古志》載有明代重雕宋本，云：「每半版八行、行十七字，注雙行，貞、頊、敬、驚、沅、胤等字敬缺末筆，知是據宋刻重雕，但不記刻行時月。」又載有明隆慶辛未重雕宋本，云：「行款體式一與前本同，目錄末題：『隆慶辛未歲豫章夫容館宋版重雕』，宋諱不缺筆。」楊守敬《日本訪書志》載有明隆慶辛未刊本，云：「首王世貞序，次目錄，次本傳，次班固序，次劉勰辨騷，目錄後題『隆慶辛未歲豫章夫容館宋版重雕』，一卷後題『姑蘇錢世傑寫章芝刻』。」按，此本與無名氏翻宋本體式相合，惟彼缺宋諱，此不缺宋諱，又四周雙邊，當為重寫並非影(木無)，然字體方正，而清爽猶與宋刻為近。楊《志》所載之本，一卷後有「錢世傑寫章芝刻」行字者，繆氏《藝風堂藏書記》有其書，余定為萬曆中翻雕夫容館本，其稱無名氏刻宋諱缺筆者，當是又一重刻。楊《志》以四周雙邊，定為重寫並非影(木無)，其說是也。(頁 325-326)

據此，或可知明時有翻刻本避宋諱，又有夫容館牌記亦避宋諱，以及翻刻夫容館牌記且有刻工與不避宋諱者三種。於此或可知翻宋本與夫容館牌記本應同源而非互為翻刻。而真正的夫容館應無必要避宋諱。夫容館本出，又

¹ 感謝謝鶯興老師代為查檢告知

有依樣覆刻與影刻，故導致一書而有避與不避宋諱之差別。而有刻工者又於萬曆間為他坊翻刻。故或可知於明代共有四種相類刊本。而東海本應是夫容館本，但或為後印本。

次檢《中國古籍總目》集部，同書同卷數著錄有三種：

明萬曆間朱燮元、朱一龍刻本。國圖、北大、天津、上海(有清張符升批點)、山東。

明崇禎十七年嚴敏刻本。遼寧。

明隆慶五年豫章夫容館刻天啟三年叢桂堂重修本。江西。(頁2)

按，朱燮元為萬曆間蘇州府知府，此為朱燮元、朱一龍重校，除所列館藏外，另有北師大、清華等館藏。邵園亦言此本為重刻，字體異於隆慶本，可略不談。第三種，據2015年出版之《江西省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，有六冊，其與夫容館本應同版而經修補。

東海館本有避宋諱，應屬與夫容館同系統。《江西省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明隆慶五年豫章夫容館刻天啟三年叢桂堂重修本，東海本與故宮本雖同版，然有若干差異。此重修本或許就可以解釋以上故宮、東海相異情形。

綜合以上，筆者推測是書版刻應如次，隆慶五年江西朱多燿夫容館覆刻宋版《楚辭章句》(此即故宮藏本)，同時間亦有同源翻刻本。朱氏本後亦有翻刻，一種屬影刻、其二為萬曆間翻刻與朱燮元翻刻重校三種。萬曆翻刻本即國圖所著錄有章芝刻之本。此亦可見明中葉出版發達之一證。而東海本應是叢桂堂取夫容館本重修者，即江西省館所著錄明隆慶五年豫章夫容館刻天啟三年叢桂堂重修本。

